



般
溪
文
鈔
追
加
十
六
篇
并
序
跋
二
篇

學
問
所
改

洋学文庫
 文庫8
 A128



萬國指掌引

收八荒於尺幅。視萬國於寸眸。全圖二毯具焉。若夫
區域隸屬各處都府等。則非地名譜不備矣。抑吾
日出之邦。踞萬國之上游。而一鎖不通。晏然享太平
者。二百有餘年矣。自域內觀之。未必見其不堅固。而洋
外窺之。則一大島國。孤立無援。是不可不慮也。方此
之時。當路諸公。明察變通之理。棄舊圖新。遂開其鎖。
而與諸蕃國相為交通。則今之天地。非復昔之天地
矣。朝野吏民。苟不飛耳長目於瀛海萬里之外。則管

見蠡測。何以禦其侮耶。是蓋今日之急務。而作者之本志。亦惟在于此云。

鷗盟集引

余嘗東游泊霞浦。蓬窓曉起。紅暎未吐。煙水微茫。忽見鷗鳥千百為羣。浮游于蓼渚蘆洲之間。泛泛隨波上下。而和鳴互答。遠近相應。俛仰之際。超然冥合。殆使人相忘於江湖焉。今取此集。瀏覽一過。則有流麗者。有清新者。有冲澹者。有豪快者。填箴相和。絲竹並奏。而舉皆音韻清越。杳然思遠矣。真是羣鷗之相親。

相近而同盟於江渚之上也。雖然。非有主其盟而為之唱者。則安能蕭蕭超妙。至于如此哉。昔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繇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誰欣今日。為王豹繇駒者。吾將往問諸鴨巢之西。熊谷之右。

澹如詩稿跋

介石菊池生似斯。卷請評語。余曰。紀行中揅。既古人之詩。彙中揅。則所未曾有。其有之。實自斯卷始。蓋詩之用多端。萬象皆具。故其所不及。盡以發之。然後情境躍然。有聲無聲。搖曳成致。使覽者徘徊賞

之洵為藝林一割觀也。吾恐後之詩人必多尤而效之者。然自我作古。蓋作者自居。前人體式不必問也。是可以定斯集月旦矣。生聞之有未慎之色。乃曰。先生獨評斯卷之體貌。而遺其詩之品格。何耶。余瞠然就借其姓字以許之。曰。風神之高澹如菊。而骨格之勁介于石。生乃笑而頷之。時安政丁巳臘月。

夢游松島賦

一餐一夕偶得望金華兮天末神秀堪餐一聯乃以寒為韻作游松島賦

一篇要之亦思夢之類耳

城曰僊臺。堂堂大國。地稱松島。秩秩斯干。風片不寒。

長留蕃祖之詠。吾黃門公有松雨係堪遊。誰後秦皇之官。翠壁丹崖。羅列三百餘之松峽。奇岩怪石。安排二十四之贛灘。雲亂綠鬟。楊氏之眠初起。風飄翠袖。趙姬之舞猶殘。神女晨游。駕出彩鳳。天孫暮去。曲送離鸞。千黛爭妍。青銅磨出之鏡。羣帆飛白。玉局鬪殘之盤。指鹽浦兮海隅。灣坳可數。望金華兮天末。首神秀可餐。氣象萬千。好於晴以奇於雨。煙光轉易。宜于暑而可于寒。原夫嚴島之岷。之兕孫之洲。嶼。琵琶湖之渺。伊羽翼之巖。磐。陋矣。杭人。訖西湖之佳境。迂哉。

漢主。求東海之仙壇。汴水萬株之楊。空籠煙雨。渭川
千畝之竹。徒富琅玕。范叟記墟。盛述一湖之勝。狀鄧
生注水。獨稱三峽之素湍。崇也東奧。一病夫。比游方
於藥石。名山舊知己。誓神契於金蘭。薤月松風。應酬
不暇。朝嵐夕翠。嘯傲無端。檣藻之夫。素慚屈宋。登高
之賦。只合任柳韓。構思。滯濡筆。於是兔網換
鞋。窮島嶼之體勢。一篙放艇。弄江海之波瀾。日照松
陰。變翠光於蜀錦。霞橫島背。上彩影于齊紈。間鷺輕
鷗。戲沙浮浦。澳丁蠶婦。撒經枚筭。汀洲暝以歸鳥。盡

煙靄斂而暮山攬。甬乃歷蘇遊於千古。并謝慨之四
難。二客相從。歌壯觀之浩。一樽交酌。樂大醉之漫
漫。嗟我戴滿頭之白。其誰傳換骨之丹。著史藏山。難
追司馬之躡。考槃在澗。宜學碩人之寬。慨世路之不
安。方將浮海。感君恩之罔極。未肯挂冠。耿。孤燈。驚
高眠之忽覺。茫。一夢。付絕境於浩蕩。乃換枕而歌
曰。一境之奇聚富。山。振衣絕頂。此磐石。萬松光映海
嶽。動千島影。浮秋水。寒。星斗依稀。迷北極。雲濤杳渺
接南壺。飄然不覺。換凡骨。欲駕長風。奮羽翰。

錄豐公東征事

豐公圍小田原五月未能降也。偶有客過軍營者。時燕樂方作。鼓笛之聲喧于耳。客大聲罵曰。何物愚將。作此大恠事。今也勁敵在前。不知所以攻之。策而惟燕樂是耽。非愚將而何。衛士呵曰。汝何為者。醉而顛耶。抑表心耶。客怩然。作色曰。身是浮田氏客。花房助兵。街職之者。不敢顛矣。又不喪心矣。抑大將在軍。以游惰娛樂為大戒。而今沈溺如此。醉顛喪心。大將自道耳。直唾其面而去。衛士忿甚。訴之奉行長束。

大藏時樂局已畢。諸部伶人以次退散。大小諸侯與觀者亦皆將辭歸。大藏杖回。入白豐公。曰。之也。怒甚。遽呼曰。秀家安在。秀家倉皇入謁。則盛氣厲聲曰。汝客花房。果敢慢罵我。夫匹夫而議天子。聞白者。其罪當大不敬。汝速歸。處之磔刑。否則汝罪亦不赦。秀家恐惶持命而出。行既數百步。公使人呼返曰。花房言。能可憎。既非面刺。唯刎其首可也。秀家將退。則復止之曰。渠是汝客。非汝臣。宜待以士道。賜之自刎。既而沈吟數回。終謂秀家曰。卿且少進。孤熟思花房言。亦

其有理。顧孤之為此。未必為娛樂。其實欲使敵僭於防禦。而速其納降耳。雖然。從征諸將。皆畏孤威。不敢出一語。渠乃匹夫而言之。膽畧可想矣。昔青瑛藤緹微時。牽牛過鎌倉之府。時最明寺時賴。盛行于僧供養會。藤緹笑曰。鎌倉氏薦事水中牛糞耳。府吏聞而詰之。乃曰。方今飢餓之民。未蒙恩恤之典。而徒施諸乞丐之徒。夫牛糞於圃。尚可以滋菜蔬矣。今糞於水。涓滴無益於物。所以比也。時賴感其言。即日擢為奉行。于今傳為美話。今花房言雖失過激。而孤之明獨

不若最明寺可乎。卿其疾歸。奉花房為軍師。永留之幕下。可也。秀家歸如其言。後果有小田原之捷。

野史氏曰。豐公為人。噪急粗率。而天性靈慧。故其屬事先迷。而後覺者。注。如此。譬之雷霆之轟。暴厲迅疾。天地唯恐崩。而雨霽雲開。碧落一洗。未嘗不灑然也。嗚呼。是其所以能駕馭羣雄。而速得天下也歟。

其二

豐公既滅小田原。引兵而東。將征奧州。次宇都宮時。本多忠勝伐土寇。在摠之廳南。公差人致之行營。一

中大會列侯諸將出首鎧一領示於衆曰是為佐藤
四郎忠信之鎧誰居今日可以忠信忠勇者苟其有
之孤將奉以與之衆莫敢應者公因颺言曰服此鎧
而無愧色者唯德川氏臣今多中書為然記昔長湫
之役失我福將三人孤憤怨之極別敗即發步騎三
萬馳擊而馳時中書在敵營聞之率手兵五百赴援
突我軍相距數百步並隊而馳每兩軍相摩輒發銳
批戰我軍不敢動行里餘有一騎蒙鹿角冑下馬飲
馬於河者問渠為誰稻葉伊豫曰今多平八也孤不

覺淚藪下曰壯哉平八以我三萬擊渠五百猶石
壓卵渠則從容飲馬以示餘暇何其壯也但我殺之
亦無補於勝敗之數不若且縱之以成渠勇矣故不
顧而馳今日求之古人非藤忠信莫可以比遂以賜
忠勝是夜公竊召忠勝自點茶而侑之曰子勇誠無
雙矣雖然夸揚之衆以成海內之名者孤力亦為多
矣因徐問曰未知突德川氏其恩之輕重大小何如
忠勝伏而不答強之則曰殿下之恩江海無量但臣
為德川氏累世臣屬君恩之大非可以輕重較也公

不憚而罷。

野史氏曰。豐公之不擊忠勝。猶曹瞞之不追關羽。英雄襟度之豁。可想矣。抑二公賣恩外臣。以結吳歡心者。皆欲收以為己用也。而忠勝之不從。豐公亦猶關羽之不從曹瞞也。忠勇義死之。而寧有可以區區賞賜羅致乎。

銘贊題辭在左

鐵刀宝銘 川勝君囑

南蛮之鐵。瑰琇容刀。君子所佩。文武維韜。

石棋局銘 南都僧某囑

子聲不響。棋無韻致。以石敲石。着：有意。高僧心匠。圓滿具足。王仙何人。畫紙作局。

孔子贊

仲尼不可贊也。敬集四書語以題之。

大哉孔子。無所成名。聖之時者。謂集大成。盛德至善。終不可誼。日月所照。莫不尊親。

老子贊

我有三寶。持以游世。亦何所不容。而紫氣青牛。遠度關以滅其踪乎。孔子云。其猶龍乎。龍兮龍兮。為萬世道家之宗。

莊子贊

辭千金之重聘。而不為郊祭之犧牛。黜聰明外死生。而上與造物者游。偉矣哉。漆園吏。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近古史譚題辭

芒芒靖洲。盛衰千古。應仁階亂。分裂九土。織田勃興。畧定中原。皇居既壯。天子斯尊。豐臣繼業。東征西伐。餘力

耀兵。威震窮髮。我后乘運。撫綏四陲。誅叛討逆。廟筭靡遺。元和偃武。與民休息。雖虞三百。吁誰之力。

振濯錄題辭

鴻荒之世。天造草昧。山陵用殉。餘風未艾。聖仁惻心。慘不可耐。明詔屢禁。習俗所礙。野見誘衷。土偶以代。既不廢禮。萬姓感戴。土部來雲。三百其輩。埏埴助工。實受帝賚。世職凶儀。管家永賴。後裔歸農。徒在畿內。誰肆毒螫。三尺有喙。擯以餘戶。伍作成對。中野訢寬。志士深慨。振濯作錄。滌蕩其穢。考古徵今。靡遺細大。源流斯清。汙辱全廢。十三邱外。志久一泚。涇渭有辨。今流勿恠。我作題

辭贊述梗概土部有靈掀髯稱快

故仙臺府代官烏山君墓碣銘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降至唐宋諸縣置令皆總治民政以宣導風化勸課農桑我今世代官之職實當其官焉然而往任此職者聚歛病民實府庫之為務耳其愛育撫循視民如赤子而為去後後人所追慕者其與有幾人哉本藩烏山君正作自少留心民事年三十八始為磐井膳澤二郡代官郡僻東瓠俗陋民貧舊有洗足之弊君首欲改之與吾宗家磐井郡正大槻丈作謀建白行其議於是陋習一變生齒漸滋轉治志田玉造二郡郡當東西官道有古川三株荒谷諸驛皆沃

野曠濶。水田數十里。民無所寄游息。君相古川驛西業
 袖之地。鋤荒拂翳。栽櫻樹數百株。每至花時。芳菲耀目。
 郡人携幼扶老。羣聚游樂。其自三株驛至荒谷。二十餘
 里。從昔絕無行樹。一行旅人。暑無所休。君課民栽柳。既
 而萬條蔽天。清陰交陌。民到今賴之。志田玉造。民俗獷
 悍。素稱難治。君管此地者十四年。激勸誘導。民稍嚮
 化。君之有功此郡。不翅從上二事也。後又移遠田栗原
 二郡。轉治東山。所至皆有異績。是所謂愛育撫循。視民
 如赤子者。果非斯人歟。君沒二十餘年。有行商齎物來
 謝其家曰。小人嚮貨物於古川地方。地方之人。皆感先

公遺德。聞小人有舊。輒周旋備至。吾貨因以售者不少。
 矣。有君之孫某之涌谷者。途與一老人語。至云。吾乃高
 山某之孫也。其人驚且拜曰。僕嘗為里正。仰明公德音。
 今見其孫。感泣交睫。遂延至家。厚饗而遣之。其為後人
 所追慕者。亦皆此類云。君諱某。稱正作。本姓谷津氏。出
 繼為山氏。考諱成幸。稱九左衛門。妣某氏。君幼從丹野
 某學。後師事高成田琴臺先生。為人恬澹寡欲。不以欣
 戚置於胸中。華衣玉食。一無所用。雖家人婦子。未嘗知
 嗜好所在。但喜子孫衆多。愛養靡不至。而憂民之情特
 深。每以官長所抑。不能展其力為憾。及易簀之日。尚口

民事不而無一語及私家。天保三年正月廿二日。以壽終于家。距其實曆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生。得年七十。葬仙臺府。玄光庵先塋之次。法謚曰永孝院德翁賢隆居士。配山下氏。生六男六女。長男成有。以多病廢。四男成實承家。二男愈之前已。冒岩崎氏。三男定則。冒高橋氏。餘皆夭。女適某某。銘曰。

潘令河陽。一縣有花。刺知彭州。柳蔭蒙坡。烏山治奧。千春同蹟。口碑或消。有歸斯石。

橘堂平野生墓銘

憶昔余之游北越也。介菱湖卷翁。訪平野鷗邊於卯松

濱。爾時其息大吉。年僅弱冠。聰慧好學。余因乃翁請。留而講韓文者數日矣。歸都之後。以何。聞鷗邊翁之死也。尔来不問大吉消息者。殆二十年。未知其成立何如。今茲丁巳之秋。其子庶藏。忽來訪敝廬。因請曰。先人沒。既十七年矣。而未有墓表之撰。先生幸叙而銘之。余於是始知大吉墓木已拱。而深悔平生之踈濶無賴也。乃泣而叙之曰。君諱世秀。字三芝。號橘堂。小字大吉。長襲稱安之允。平野氏為一鄉望族。自乃祖某時。官給粟米若干石。許稱姓氏。佩雙刀。至考諱藹臣。好學善詩。家聲益著。即鷗邊翁也。妣真島氏。君初從高橋某受句讀。旁嗜繪

身。十餘歲。頗能至其妙。既而慨然曰。翫物喪志。前哲所戒。吾豈以一小技自安者哉。於是一意嚮學。延內藤鍾山先生為門客。刻苦多年。業大進。文政戊寅。年穀不稔。北邊多饑。當此之時。鄉之貧民。賴君之賑救。而全活者甚多。天保乙未。歷游上國。謁太廟。詣象山而還。是冬罹疾。沈痼七年。百治無効。自知不可起。作遺書授其兒琇藏。題其上曰。待汝成童。而後啓緘。精爽不乱。坦然如睡而逝。實十二年辛丑八月朔日也。享年三十有二。葬某地先塋之域。君為人溫厚敦篤。平素未嘗見喜愠之色。其理家嚴而有法。僕隸皆服。而嗜學之深。至死不倦。

病間尚受紀効新書於渡邊某。而卒業云。配神戶氏。長岡藩士仁右衛門之女也。生二男三女。長男世寬。即琇藏。承後。襲稱安之允。次曰庶藏。三女皆夭。余既悲君之好學而不終。又嘉其素行端雅。不愧為望族之子也。遂作之銘曰。於戲三芝。秀而不實。命也斯人。而有斯疾。圖其不朽。唯有直筆。曰吾不信。視此撰述。

小西翁墓銘

眉壽人誰不願哉。然而七十既稱古稀。何況耄期之壽乎。如吾小西翁。身過八旬。而妻七十。子孫繩。一家有

三夫婦者。蓋絕無而僅有者。可不歎羨哉。抑翁有何功德。而得此鴻福耶。豈其祖先積善餘慶。至于此款。將翁勤儉慈仁之德。恩及家庭者。以致之歟。猗與偉矣。先是文化丁卯之歲。大川橋成。官為募夫婦双壽者。使先渡以祝之。當此之時。翁父當雄八十三。妻松本氏六十。二實應其選而渡之。安政二年十一月。兩國橋成。翁與配山部氏復奉官命先渡之。兩世壽考。前後輝映。耀名於大橋之上。洵為古今榮華。越十二月。官賞賜翁夫婦。以銅錢各若干貫。四年五月。南尹池田播州。召見翁於便室。賜描金羽衣盃。以祝其壽。更書松齡二字寵

之。抑亦可謂榮矣。閏五月病僅數日。奄然而逝。實其二十六日也。壽八十又六。葬深川雲光院先塋之側。翁本姓山内氏。諱正房。字一翁。攝州河邊郡人。幼仕伊丹造酒家小西氏。勤慎不懈。既來江戶。當雄愛其篤實。養以為子。遂襲小西總兵衛。娶山部氏。生一男。名思順。孫名思恭。皆能遵守家法。不墜其業。銘曰。一翁得一。齡踰九九。醇粹之德。其人其酒。壽海之名。為君家有。嗚乎一翁。死而不朽。

磐溪詩鈔叙

大槻士廣。託兒純。見似其近著龍蛇集。且題一言。士廣之詩文。世自有定評。何待余贊贊。然知己之請。亦不可得而辭。乃謾以所聞紀之。介石翁叙之曰。翁屢遊熊野山中。而窮其峯壑起伏雲煙變幻之狀。蓄之胸中。日畫十景。則二三月而伎倆盡矣。於是別出一楸枰。極力描寫。然後意之所到筆隨之。秋雲夏雨。油然而沛。然莫之能禦也。嗟乎。如翁可謂直以造化為師者也。故觀其所圖。畫圖百樣。無一筆似類者。其妙用

自然良有以也。今讀士廣之詩，天機活動，變換如意，百首百樣，亦無有一語雷同者。殆與翁之畫同其趣者歟。况翁極力一伎而得之，士廣則得之經史講習之餘力者，亘矣世之藉一而艷稱也。昔黃公望好作虞山胎蕩，石玉宰，則多畫蜀中峭嶺山水，同巧異曲，各極其妙。余於二子之詩與畫，亦云。

安政戊午秋八月

梅軒老人菊池遷

磐溪文鈔跋

磐石溪翁刻其近文一卷，俾余題其後。余與翁好尚各不同，而交則匪他矣。翁學主張洛陽，雖時有異同，要不失其正派。余則好立異說，不必拘一一家也。翁旁通蕃書，兼善鏡鑑之術。余則不識鑿行一丁字，且排斥以為左道矣。獨至其文章，則明快痛暢，洵為不可及耳。蓋翁之於文，韓其骨，歐其肉，而衣之以明清諸家之美，所以能成一家。非世之文人婉語媚態，以博人之嬉笑者比也。若夫編中送余西歸序，雖或近過

謦然欲使余得造乎此域則亦不詭古人善誘之道
矣然則翁之可貴可慕者不特文章之事也遂書以
為跋

安政戊午桂月

讚岐 小橋勲

